

華山著

光榮屬於勇士

行發 店書北東

(前線通訊集)

# 光榮屬於勇士

華山著



光榮屬於勇士

著作者

華

山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哈爾濱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二廠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每冊定價五元六角

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一月初版 5000佳

# 風雪中來去

## 一、夜半的站長室

在雙城誤了客車，好容易幾經交涉，才能在入夜的時候，搭上一列南開的軍用車。因為滿載糧食的原故，隨我而來的四位老鄉，終於被押車的同志拒絕了，雖然他們反覆說明：四個人都是河城的民衆參戰隊，中午停車時到雙城買東西，轉回時車已開了。不能馬上到前線去，着急得很。

半夜在三岔河下車，才知雙腳早已凍麻。且到站長室取暖，不期又碰到那四位老鄉。牆上五六架電話機前，一個瘦長的巡視員正在厲聲向雙城和哈爾濱站查問：剛才要緩化接不上線，到底是誰的責任。他來回問了半個鐘頭，我聽的都乏味了，又想起那四個民伕，怎的也同時來了。他們像卸了什麼重負似的，寬慰的笑答道：

『到底找到了站上負責人，給開個證明書。再晚三分鐘又得誤車。』

『誤了車，爲什麼不轉回阿城？』知道他問人不是一個隊上的以後，我對他們這種堅決的行

動更驚奇了。

『爲什麼回去？』他們反問起我來，『到前線抬擔架，我們自動報名。幾百人先我四個先回去，不說對不起前線弟兄們，以後拿什麼臉見人？』

大概那位巡視員也聽的樂了，掛上耳機就過來插嘴說：『現在和早先不一樣啦，——給自己幹，明白不？』他用手指指大夥的心頭，就說起他自己來：『我四宿頭沒沾炕，讓我躺下也睡不着，——心總是跑到這幾條幹線上。那兒水塔能上幾次車，車頭上了多少水煤，該走幾站，倒車是不是就誤時間……都要站站考查。轉運得好，一天能多跑幾趟車，對前線是多大好處！——我偷偷溜到一邊睡覺，誰也查不出來；他四人要回去也回去了，「誤車沒法啊」，誰能怪罪？……支援前線，都一樣的心。』

電話又響了：『二十七號車，○點四十出站。』一羣路工從火爐邊站起來，提上燈，出去了，門口呼的滾進一團雪風。

## 二、前線政府

夜來一場雪，晴空猶掃着溟濛的雪粉，街頭隱隱飄着幾面小紅旗，領着一列列皮帽大衣的隊

伍。近前一看，却是好幾個縣的民衆參戰隊，大衣下是雜色短襖，腳踏靽鞞，背上還揹着個小被包。用麻袋和乾草做成厚墊子的擔架，夾雜隊中。來自阿城的民伕說：衣服是政府給借的，凍不着，那裏也樂意去。昨夜還是睡的旅館，一色暖炕，政府裏早給準備下了，被包也用不着打開。早起飯菜齊全，比家裏還好。『這幾天，歇那裏都有人招待，也沒凍着，心頭更寬暢了。』

走去訪問縣辦事處主任，他正和一個軍區的政委交涉糧草供應的問題。年輕的王任轉向我說：『就七八個人，什麼也幹，部隊要吃飯，參戰隊要吃飯，牲口要草料，——來的越多我越歡迎，吃的燒的我全包囉。就是咱們人太少，怕亂了頭緒。』

可巧一位野戰軍的供給部長來了。五十上下，大夥叫他『老頭』，脚上一雙夾鞋，濕了半截。我問他：『部隊沒發棉鞋？』

『嗨，』他跺着脚上雪花，『要皮鞋有皮鞋，要靽鞞有靽鞞。我嘛，還年輕呢，先鍛鍊鍛鍊！』引得全屋都跟他爽朗的大笑起來。談到糧食，他一樣痛快，他對那位政委說：『咱們都一家人嘛，咱們沒見過面，也沒介紹信，部隊一樣要吃飯，你要二十萬斤——給你，五十萬斤——給你！多了你運輸保存都麻煩。不要怕我本位，幹革命本位不得，我五盤火磨給你兩盤，糧食給

「條子」你就來取。到頭結賬，還是向政府報銷嘛！——他可省了大事，你們也餓不着啦！」

那位主任也來勁了：「能省下我的事最好，你兩家直接打交道，糧草我總包！」

江南還沒挨到冬至，莊稼人就得到江北糴糧過日子。在江邊一個屯子裏住了一宿，房東就問我：「爲啥還不打過江去？那邊整天盼着「颶北風」哩！」區上一個來組織破路的工作員也住在那裏，我問他：這邊大兵團一來一往，民糧能吃到明春嗎？

他說：「你路上不是見糧車來着？咱們可不是到一屯吃一屯，也沒誰往自己家裏搬。我們主任就開過玩笑：「只要我不貪污，軍隊老百姓誰也餓不着！」……」

### 三、黎明的原野

頭一晚到隊伍去，就趕上夜行軍。浸晨三點鐘，小貓正縮在炕頭，人却得攢出暖被，站到屯外集合，讓朔風裏的雪粒打到臉上，真有點支持不住。待走出三五里地，渾身就暖烘烘起來，腳上兩隻皮靴，反而熱的發沉了。

一位負責人向我說：「我們承認「冷」的困難，因此也充分進行防寒準備，並向老百姓學習經驗，到寒夜鍛鍊自己。「爭其暖，抗其寒」，就這六個字。」

原來他們不止隨時以夜行軍鍛鍊自己。各連隊常常半夜離開暖炕，到場院練習刺殺。在湖風中脫下手套，挽起袖筒，在五分鐘拆卸和裝好一挺輕機槍。

一個老戰士對我說：『現在有了「家」啦！到東北以來，連隊伙食從沒現在好，一頓兩個菜，早上還喝豆汁吃油條。天氣一冷，肉更多了，每人一個月吃七八斤肉。雪裏風裏來回跑，一點不覺冷。』

『不帶被子，黑夜不冷？』

『這件大衣可頂事啦！』他一把抓住身上的大衣，很得意的對我說，『這裏老百姓，現在也和老根據地一樣了，一進屋就騰暖炕，端火盆，熱茶滾湯的，再沒那樣親。——有老百姓，咱們算凍不着。』他抹了抹額角，脫下大衣，在紅色的朝陽裏緊緊手榴彈袋，就撒開兩腿，讓背上披著的大衣迎風鼓着，追上隊伍去了。

原野剛放亮，屯子裏便走出來三三五五的老百姓，有的抱著大嘴彘，有的趕著柴草車。公路上拖着一溜溜煙火，鋤影在煙裏舞動着。仔細一打聽，才知道是破路隊。

沿江，一片莽原，再想不到三十里的路程，燒了七十多。司令部一輛吉普車，半夜在野地嗷嗷叫着，燈光掃來掃去找不到一條好道。他們很幽默的說：『美械化頂快也不過是吉普車吧？我



做主人的還得下車走；不管美械師願意不願意，到了咱們江北，老百姓總要把他請下來。」

唯一能在這殘破不平的原野通行的車輛，就是大車。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擔架隊：大車上搭著蓆子攏的暖棚，還有小煙囪露在棚頂。另外幾輛大車載著爬犁，這是北滿人民精心巧製的擔架，可以抬着走，也可以在雪野拖上走。據說舖上厚草，蓋三床被子，兩個彩號在三九寒天也凍不着。雪地裏一個人就可以拉動。還有兩匹馬架着的馱轎，帶着暖棚的擔架……在原野的清晨看到這些東西，心頭不由得感到一陣暖。

# 前綫新春

## 一、秧歌

新年前後，我沿着凍結的稜蘭河訪問各屯駐軍。這是民主聯軍以冬季攻勢回答蔣杜軍進窺哈爾濱的前夕。準備跨江南下的健兒，正忙着與居民共享新春。我每到一個連隊，戰士們總是熱情挽留：『咱們今年關美啦，過了年再走！』

東北民間藝術素以秧歌聞名。想不到臨時拚湊起來的戰士秧歌隊，竟如嚴冬打春雷一樣，轟動了遠近村莊。老頭子拍着小孩的腦瓜對我說：『他十四五歲了，還是頭一回看熱鬧哪！』言下不勝感慨。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青年，秧歌舞只是兒時恍惚的記憶；已經學會放牛放豬的孩子，『九一八』時根本還沒有出娘肚子。去年東北光復，這裏依然是胡子出沒的地方。直到民主聯軍駐防到自己的村莊，祖輩相傳的新春喜氣才又歡騰起來。在×××屯，×營秧歌隊剛剛上場，兒童團笨帶繽紛的秧歌隊也湧上來了，分到土地的白鬍子老漢，和年輕人爭着敲鑼打鼓，農

會主任也湊在裏頭吹喇叭。扭呀扭的就和子弟兵樂成一團，相跟着從這村鬧到那村。一羣身著新衣的婦女，趁着鑼鼓騰歡，簇湧到營部當院，曬着『給咱們營長拜年！』聽着這陣歡聲，不由得想起老解放區的情景。

整個冬天給霜雪凍死的窗戶，今天朝着太陽開了，母親和女兒媳婦擠在窗口，向當院的秧歌隊伸出頭來。閨女們在柴垛上扶着老太婆，土牆頭不時探出村姑的笑臉。我在三城壕時的女房東，每天忙罷兩頓飯，總是一動不動的盤坐炕上。這天鑼鼓剛響到村邊，她忽的扔下大煙袋，戴上她丈夫的帽子出去了。我從來沒見過她用這種驚奇的微笑問我：『你怎的不瞧瞧去？』晌午陽光特別好，無雲，風軟，那位姓龍的農會主任逢人便說：『天老爺也護着咱們樂！咱軍隊一來，天氣比哪年都暖。——不是分了地，咱八口人一條褲子，能下炕看這熱鬧？』

## 二、炊事員

現在江南農村，已經很難看到鷄子。這裏各個連隊的新年聚餐，却豐富到炊事班沒法睡覺；三天細糧，每人十斤左右豬肉，還有一車車的鷄、魚、菜蔬、豆腐、粉皮……尤其是把牠們煮熟炖爛，就够忙幾天的。本來，連隊生活要算炊事班最苦，這次二營機槍連的除夕聚餐，更使我看到

他們從那裏得來這股堅韌的力量。四十來歲的炊事員老謝，在雙城飯館裏快忙了一輩子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『整天油香噴鼻，只是粘不到口，』趕到年紀一大，乾脆叫掌櫃的辭了。這次幫忙他做菜的新戰士于光風，扛活的時候給王家做過幾年菜，『殘湯剩飯從沒撈到』。爲了不受這口氣，他們參加了民主聯軍。現在要辦新年酒席，他和老謝更來勁了：『從前做菜給人家吃，這回可是給咱自己做啦！來，咱們做個十六大碗，配上八碟酒菜，好好過個翻身年！』

每班兩席，另外還有一席招待村幹部和軍人家屬，除夕晌午就都做好了。整個炊事班幾宿存樑不咕炕，擺席時還要自己上菜，怕同志上錯了先後。全連吃個酒香飯飽，恰好趕上看秧歌。

團政治處五十來歲的炊事員老郭，安排大夥吃完以後，自己才做下心來入席。他才參軍三個月，兩盅酒落肚，便滔滔的和我談起來。他是陶賴昭人。秋天國民黨到那裏，把胡子一編就成了『中央軍』。放着小米高粱不吃，上百人天天閒進飯館擺席，抹抹嘴不給錢就走了。吃飽了到處串門子，他家門帘和兩條褲子也叫他們拿去。——『這是什麼派頭！』他說：『咱隊伍一打回去，我就參加，沒二話。幹革命，咱窮人自己不幹叫誰幹？起初我說自己是『破伙伙』，首長一樣給我敬酒，抬舉我。這是革命工作嘛！幾宿不睡不算啥，同志們多吃兩個饅頭，我心就樂啦！大夥身體吃得壯壯的，立下功也有我一份……』

## 三、請房東

農會主任，屯長和房東們，成了機槍連的上賓。筵席擺在一個班的炕上。連長敬酒，排長勸菜，不知該接應誰好。地上有一個用木樑圍成的乾草地舖，牠引出客人們一連串的感歎：『咱睡熱炕都冷的嗆不住。同志們多佔一舖炕也捨不得。真是——，軍隊請老百姓吃飯，哈哈，真像說古一樣。……』

×連的駐地三城壕，這個夾在雙城、扶餘、榆樹之間的小屯子，半月以前還沒住過民主聯軍。張大爺活了五十幾歲，今天頭一次吃到這樣好的菜，肚裏甃了半個月的話，一下子全倒了出來：『你們乍一到，我就說啦：這軍隊還有伙房呢！自己煮着吃，自己挑水喝，還天天掃院子。你們來了，我家的水天天滿缸，院子比過大年還乾淨。這樣的隊伍，真想不到！屯子裏孫家馬家年年光着個腓，今年來了你們，一家老小都穿上了。』

趁着席上熱鬧，李家房東又悄悄的叫他小孩打了一旋酒。他自己滿上一杯，就對大夥伸出手說：

『這回喝我的，喝咱一杯翻身酒！』

八班請的房東，是陳家父子。兒子陳憲武秋天和屯裏六個年輕人一起過江賣糧，去時路上倒沒什麼，同時却全叫「遭秧軍」抓住了，腰包給掏光不說，還丟了四條性命。陳憲武的左胳膊被他們用鐵絲捆住擰，一直擰到骨頭上。跑回來養了兩個月傷，指頭還是殭的，動動臂彎得用右手拾着。席上陳老漢說罷兒子的不幸，又說起江南來了：「真是一般日月，兩個世界啊！現在江南莊稼人，出門不敢穿棉衣，怕叫「遭秧軍」剝了；你脚上穿雙棉鞋，他能下毒手給脫掉，讓你光脚鴨蹠雪回家。秋天他們打到陶賴昭，咱們屯子可急壞了。要不是咱隊伍打回去，這裏不早就變成江南嗎？有咱們隊伍在，老百姓再不受罪了！……」

剛剛翻身的農民，第一次和子弟兵一起吃年飯，有如故事裏所說的兩個陌生人，忽然認出了就是別離多年的父子一樣，一時酸甜蜜辣，什麼滋味都滲和到一起了。陳憲武摸着殘廢的傷口說：「等傷口好了，我也參加。有一隻手我還要報仇！狗日的過江來，我怎的也叫他認識認識我！」

## 在八連

### 一 弟兄們

年前我去訪問第八連。他們正在吃晚飯：鹹菜炒豆腐皮，豆腐燉白菜，熱騰騰的小豆高糧飯。指導員吃的噴香，和我拉起話來沒有頭：『俺山東人叫關外人同化了，關外人也叫俺同化了！』

山東的老戰士，從來只會吃麵食：白麵不用說了，小米得攤尖餅，苞米得做窩窩頭，高糧也是先推成麵，再烙餅或揀上米麵蒸糕。關外的新戰士就只愛吃高糧米飯，苞米也要煮成乾飯吃。結果他們訂了個飯譜：每天吃一頓窩窩頭，一頓乾飯，早晚還加熬一鍋粘粥或米湯，叫新老戰士都感到滿意。日子一長久，新戰士吃窩窩頭不當回事，老戰士吃高糧飯也一樣香了。

我到各個班去，新戰士特別喜歡說起這事情。『國民黨那邊真不是玩意』——一位在長春解放過來的戰士說：『關裏來的老兵滿嘴裏「抗戰有功」，罵新兵「亡國奴」，「奴才坯子」，不

時候他們洗臉水那算不行。到這邊來，弟兄們再沒那樣的。咱連長也是一鍋吃飯，伙伙班給連部多打一勺菜，還叫他批評半天。上級發下棉鞋，他儘弟兄們先挑合脚的，剩下什麼他穿什麼。旁人扔的破襪子，他拾回去補補就穿了，把新襪子送給弟兄們。他有空，不是到火房劈柴，就是幫文書抄這抄那，比親弟兄還親哪！」

在第二排，年紀最輕的是副排長。十九歲，紅紅的小臉蛋，十足是個小孩。我給他開玩笑：「你這娃娃樣子，弟兄們服你領導？」

「不服什麼？」他一時不知怎樣回答，又縫着眼睛笑了。房裏弟兄們也全樂起來：「咱們排副，老這樣樂，從沒兇過人。修工事扛道木他帶頭，颯颯的」。『起初新同志站夜崗膽怯，他一宿宿陪着弟兄們，給咱壯膽』，『初到江防沒被子，他和弟兄們一捉摸，拿烏拉草編了幾個草墊，連鋪帶蓋的，大夥就來勁了！』『……』山東話、遼寧話、吉林話，在房裏樂成一團：「咱們關裏關外，都成了一家弟兄啦！咱弟兄們，沒說的……」

## 二、戰士的哥哥

管理員到後方韓家店買豬過年，替一個新入伍的戰士捎了一封家信回去。



第二天晚上，張治邦的哥哥就跑得來了。已經快吹熄燈號，他進了連部，也等不及上炕歇歇，就揉着凍紅的臉說：『這幾天把人急壞了；不知哪裏傳來的風聲，說咱黃團過江去，半江心冰沉了，全團沒活一個。又說過江去碰上那邊坦克陣，傷了好幾萬人。擔架隊幾天幾宿往前趕，都不趕路。我一看可不就是！抬擔架的一直沒斷過。我心裏也犯疑：傷那樣多人怎不見個彩號下來？當兵的救不回就連當官的也救不回？可是這裏也說，那裏也說，弄的我心裏沒個底。昨晚黑看到我兄弟的信，天不亮就趕來了。——嘿，屯屯住得滿滿的，都是咱民主聯軍，好不威風！又是上操，又是唱歌，趕大車辦年貨的，多着啦！我的心一下子就結實了。』

這一夜他就住在張治邦那班裏。弟兄們又是敬煙，又是燒開水，好熱和！這個說：『蓋上我的大衣，』那個說：『鋪上我的被子！』……兄弟倆說長問短，熄燈號也沒聽見。

他家弟兄三個，張治邦是老二。今年分了幾垧地，三人再不扛活受氣。老大說：『老二參加不久，老三也到工作團工作了，十五六歲人，怪精靈的，跟着到各屯搞翻身，也革命啦！我在家種地供養着老娘，屯裏還擔任個自衛隊長。誤點工心裏樂意；拿着槍桿子，鬧革命心裏就有底了！』

上操的時候，老大又找指導員拉話：『三個月不見，治邦真大不同了。說話頭頭是道還認下